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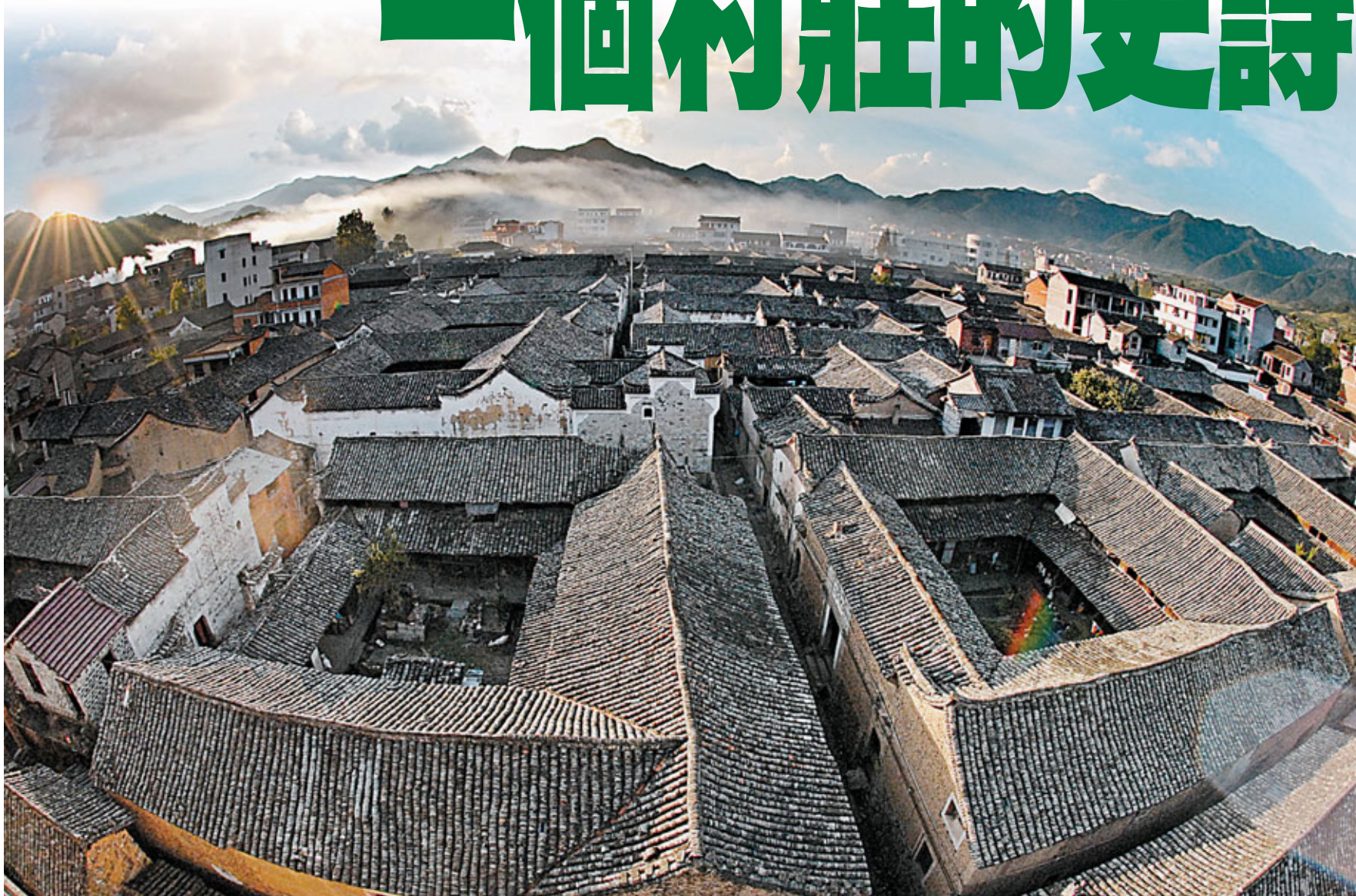
浙江經濟 文化力量



香港文匯報
WEN WEI PO

河陽古民居： 一個村莊的史詩

■河陽古民居全景



河陽古民居

位於浙江省麗水市縉雲縣新建鎮西1.5公里的河陽村，始建於唐朝五代末期，為元明清時期古民居，已有一千多年的歷史，目前是浙江省省級歷史文化保護區，浙江省省級文物保護單位，浙江省省級文化名村。距縉雲縣仙都國家AAAA級風景名勝區10公里。古香古色，千年古村，明清建築。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忠成 實習記者 鄭儒儒



■出場 洪勇華攝

在朱潭山的季家民宿睡到自然醒，韶光明媚，農家屋簷上的鼎湖峰放下架驚的架勢，融入了一片田園農舍裡。溪邊傳來人們談笑的尖脆聲。過了好溪上的石樑橋驅車前往新建鎮的河陽古民居。

汽車穿過幾個富裕的「新農村」，就到了河陽古民居。一下車，一位灰白頭髮的老人背着鋤頭走過了一片長滿蘆葦的空地。空地之下還有被水渠勾了一圈的地基，這分明是一處古建築的遺址。原來，過去這裡曾是一座令河陽人都驕傲的「十八間」建築。由於傳統建築的木構結構，幾年前，一場火災吞噬了屋宇，連帶着千年的榮耀一起消失在熊熊火光裡。



■祭祖

陽光照耀在一片金燦燦的廢墟上。這是走入河陽村的第一道景觀，他以一種失落的姿態象徵一個文明的消失，他似乎告示人們要拿出嚴肅的態度，來到這裡，不僅僅只看到10大族莊園古民居建築群，十餘座明清古宗祠，百餘棟古民居……更重要的是，他要給你慢慢訴說一個村莊所承載的厚重歷史與那些流落在民間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五代吳越國掌書記避亂遷居

文翰公祠是一座清代徽派建築，三層馬頭牆邊開出了一道側門，從門前路過，根本無法想見裡頭的大小。整個建築像封閉的牆體圍合成的火柴盒。走進側門，才能看見祠堂真正的正門，門前是四尾高聳的桅桿，每一根桅桿都象徵着一位中了進士或舉人的族人。

走進祠堂，橫樑下掛滿了牌匾，樑柱上的彩繪故事畫仍舊清晰可見，柱上的牛腿精雕細鏤出和合二仙，東邊間放着明代獨木金雞獨立桌一套，整個天井院落裡鋪滿了用竹管篩過的鵝卵石，中堂裡供奉着河陽朱氏始祖朱清源與朱清淵兄弟的畫像。

唐宋五代藩鎮割據，戰亂頻仍，錢鏐所建吳越國是五代十國時期的十國之一，由於錢王採取「休兵息民」政策，吳越國一時富庶兩浙。



■窗雕



公元933年，原吳越國掌書記朱清源、朱清淵兄弟倆為避五季之亂，暗自尋找隱居之地，終於發現了縉雲建洋溪畔這個「土沃可耕，泉甘可釀」的風水寶地。定居以後，為使後人不忘朱氏之根，故從祖籍河南信陽中取頭取尾湊成「河陽」命名。

遷居河陽的第28個年頭，趙匡胤陳橋兵變，黃袍加身，不久後，小小吳越國終歸於大宋王朝。昔日吳越國掌書記，此時早已身披蓑衣，腳踏草鞋，在河陽的山水風光裡悠然地舉鋤而歸，過起了與世無爭的耕讀生活。

至於朱清源兄弟在隱居地上也蘊涵着大智慧。河陽背靠仙霞嶺餘脈，面臨河陽溪，可以直通金華、嚴州、處州，是一個進退自如的選擇。普通村落風水朝向都是坐北朝南的，而朱清源兄弟精通《周易》，選擇了河陽這樣一個坐西南，朝東北的風水寶地。其後的三四百年裡，河陽朱姓以耕讀傳家，湧現了大批讀書人；重農經商，曾經富甲一方。家族聲望達到了頂峰。

百年八進士 朱元璋賜石「稀罕」

對於當時朱氏一村僅有區區六十餘人的村莊而言，「百年八進士」的成績實數稀罕。走入古村，八士門街是全村的中軸線，幾百年來是通往永康、麗水的必經之路，街道全長150米，仍舊可見龐大的水系佈局，青磚白瓦窄巷，元、明、清、民國的遺跡和諧地共處一巷，修零碎的老工走街串巷吆喝，老人孩子們拿着壞了的鍋瓢從閣樓裡走出。

「八士門」是族人為激勵後昆耗巨資修建的，此後，全族娶嫁喪葬全部出於此，或是哪家中了狀元，「狀元宴」就從街頭擺到街尾。今年三月，「河陽民間非物質遺產文化旅遊節」上，再現了3000人從街頭吃到街尾的「狀元宴」奇觀。

明洪武年間，時任國子監丞的河陽人朱維嘉，偶與朱元璋言及本族「八進士」，明太祖竟連稱「稀罕」，並賜四不像石「稀罕」一對以示嘉獎。七百年後，眼前的這對石「稀罕」烏青發亮，輪廓模糊，誰曾想到它們曾在明正統年間，被劫掠河陽的土匪們煙熏火燎，族人們抵禦不及，一時血流成渠，積骸成阜。

河陽巨商買下蘇州整條街

遭此劫難，河陽朱氏仕途一蹶不振。明末清初，河陽儒商登台唱戲。這些耕讀之家出身的年輕人，辦起了竹製土紙作坊，兼做糧食、靛青等生意，業務蔓延蘇杭。其中的佼佼者就是朱虛竹，虛竹公祠便是以他為神主。朱虛竹與胡雪巖是好友，號稱全國第二富，在蘇州買下了整條街。財富向河陽滾滾而來，「河陽幫」與「徽商」一樣名聲響亮。

宗族觀念根深蒂固的河陽人在富庶之後，選擇了傾一切財力建設祠堂廟宇。今天擺在眼前的精美建築群多數為這個時期所建。同春巷竟是三子娶親，僅用一年時間拔地而起的三座十八間莊園。而虛竹公祠耗費石工7.6萬多個，雕刻工6.7萬多個，磚雕樣式72種。

民謠裡唱着：「有女嫁河陽，賽過做娘娘。」

太平軍來了 日本鬼子來了

走到答樵路三十二馬頭牆的時候，有一位老人剛從門口的田間回來，帶領我們參觀他的家，他個頭不高，皮膚黝黑，胳膊上的青筋伏在肌肉上，腳上踏一雙沾滿泥巴的布鞋——他叫朱茂清，今年82歲。

我們迅速墜入了生者的記憶長河裡。他站在臨路的大門下，門楣上兩百年前書寫的「耕鑿遺風」黑白分明。他指着樟木門上的三個圓洞說，小時候爸爸告訴他，太平軍來時，俘虜了一大批清

軍，由於看守有限，就在門上挖出了圓洞，幾個清兵的辮子絞成一股，穿過門洞打個結，就沒有人敢逃跑了。公元1862年，太平軍洗劫河陽村，短短一年中，全村就死了三百四十五人。

步入這座寬敞的十八間莊園，明亮的天井下，幾個



■河陽剪紙

村婦老人們坐在正堂裡聽戲，第一進的四面有十八個房間，分別分給了這個宗族的後人們，第二進是過去的伙夫房，第三進是用來養牲畜的。朱茂清老人推開他西廂的房門，又指着門上橄欖狀的洞口，皺起眉頭說：「這是日本鬼子來時用刺刀戳的。那時候我讀小學，鬼子來以後就輟學了。」公元1944年，日軍入河陽村，劫掠搗砸，燒燬住房二十三間，這些場景至今還恐怖地留在那些河陽老人的記憶裡。

在朱茂清老人的房間裡，朱漆描金拔步大床依然堅固光彩如初，明式條案上疊着一隻寫有「儒宗萬代」的書箱，衣櫥上依稀可見描金的梅蘭竹菊……那個從吳越國掌書記朱清源開始的耕讀之家彷彿從沒有消失。

河陽人歷代用過的生產工具、明式傢具、筆墨硯台、青田石雕、十里紅糶妝，以及，古代男人的牛皮長靴，小腳女人的「三寸金蓮」，巧婦們細繡的荷包，孩子們的虎頭帽，河陽剪紙等民俗古董，儘管遭受文革時期的洗禮，城市化浪潮的淘洗，如今，蒙受着塵土靜靜地陳列在答樵路「孝子祠」裡，這個河陽民俗展示館讓人不得不為這座千百年來精神與物質富有的村莊驚歎。

河陽古村就像中國浩大歷史裡的一個剖面，它給你一把放大鏡觀看中國傳統社會的精彩細節。青山綠水裡與世無爭的原生態耕讀人家，徜徉粉牆黛瓦，飛簷高聳，雕樑畫棟的古建築群，那門楣高牆上都是文采流風，儒風雅韻。步入文化隧道，讓心靈漫遊在一座古村的史詩裡。



■三十二馬頭牆

河陽：古村落保護與美麗鄉村建設結合的實驗區

中國長期以來是一個農耕社會，時至今日，農村人口仍佔大多數。在這樣一個國家要保護其自身的文化，就必然要重視保持和維護這種民族文化產生的土壤。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如果新農村建設將中國農村全盤更新，中國將慘痛地失去其民族文化的發生地與傳承地。

位於浙江省麗水市縉雲縣的河陽古村落，具有悠久的歷史，承載着深厚的農耕文化，非物質文化遺產繁多，是全國唯一鄉村宗族文化保存完整的村落，是朱子姓氏文化的發源地之一，也是目前中國不可多得的古村落歷史文化綜合保護的最佳資源地。

近些年來，在城市化、商業化大潮以及一些地方政府偏重政績工程的衝擊下，和諧寧靜的古村、院落、村巷、林木、山水景觀已不復存在。大批真實的文物遺產被拆毀，又花錢建造許多仿藝術的假東西，不顧農民法權益，搞強制拆遷，把農民趕上樓，丟掉的不僅是古村落，也丟掉了現代農村的風光。

面臨着古村落保護與新農村建設的矛盾，河陽古村落的保護和開發已在實驗中摸索緩慢前行。縉雲縣委縣政府為保護河陽古民居專門成立河陽古民居保護開發管理委員會，實行高度自治的景鎮合一管理體制，同時，建立市場化的開發融資公司、組建河陽綜合文保執法中隊等等。今年三月份，河陽舉辦了民間非遺文化旅遊節，成立了國際性的朱氏文化聯誼研究會，通過氏族紐帶聯繫，在全村上下普及保護「老祖宗留下的寶貴財富」的觀念。河陽村將努力推行一戶一宅的兩分兩換農民建房置換制度，遷移一部分不適應傳統生活的農戶，讓真正願意住在老房子的朱姓子孫留下了，既保護當地村民的切身利益，同時又能逐步改革現有停留於村級層面落後的管理體制機制。

作家馮驥才疾呼，中國五千年歷史留給後人的千姿萬態的古村落，已經到了存亡的緊急關頭，古村落空前的進入一個消亡的加速期，問題的癥結一個是商機，一個是不良政績。馮驥才說：「中國的古城已經完蛋了，那些古村能不能放過它們？它們是中華大地的皺褶裡面深藏着的村落，中國歷史、文明最深的根，實際是埋藏在這些村落裡面的。」

河陽人在堅守家園，以傳統文化結合現代村莊治理，不僅致力於保護古建築以及周邊的生態環境，更在大力傳承他們的風俗習慣、工藝民俗等與古建築息息相關的傳統文化。

美麗鄉村建設是一項好的政策，有利於改善農民生產生活條件。河陽人希望把古村保護與美麗鄉村建設很好地結合起來，賦予河陽古村落重新煥發生機活力的文化與旅遊功能，擔當時代背景下傳統精神的守望者、歷史文化的傳承者、新型鄉村社會治理結構的探索者以及現代人文鄉村消費模式的構建者，從而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進，實現當地經濟、社會和環境的協調發展。

■村民

